

平息雄安抢房潮 筹委会应尽快进入角色



本报评论员
魏英杰

眼下出现的炒房热,却可看作突发的社会事件,不宜久拖不决,而应抓紧制定应对措施。换言之,如果不遏制住眼下的楼市炒作风气,也难以顺利推进新区的规划建设。



这几天,国内公众最关注的大事莫过于雄安新区的设立,但关于新区规划建设的报道,经常被赶赴当地的炒房团抢了头条。

虽然雄安新区所辖三县三令五申,禁止炒房,依然遏制不住一批又一批冒险者的“淘金”野心。据报道,短短几天,房价就像坐火箭一样蹿升。以雄县为例,去年小产权房和大产权房均价分别约为4000元和8000元,如今最高已超过2万元。当地的一个小区,4月2日凌晨零点价格涨到每平方1.1万元,到凌晨两点,便有炒房客开出2.2万元的价格,并交易成功。这还只是前两天的行情。

这只能用“疯了”二字来形容了。哪怕是当年的深圳、海南、浦东新区,房价也没有像现在这么疯狂,何况这还是在雄安新区已经全面冻结房地产交易的背景下。实际上,当地不仅冻结房地产交易,连土地拍卖、自建住房也已全面冻结。这就意味着,目前雄安新区辖区内所有的楼市交易都处于灰色地带,存在着极大的市场风险。

当然,炒房团对这种市场风险也不是说毫无认识,甚至可以说,目前的这种市场混乱就像是一种“理性的癫狂”。只要还有逐利空间,总有一些炒房客愿意承担相应风险。当

地许多楼市交易都是通过私下签订协议来规避相关政策的。聪明一点的炒房客,还会拿协议去办理公证,还有些人凭一纸协议就付款成交。这样就等于把风险传递到今后,从而给雄安新区将来的规划建设埋下隐患。

不过,炒房客这么做,哪怕从市场交易的角度,也是极其高风险和不明智的。一者,在一片忙乱的市场氛围下,许多交易其实都是在非常仓促的情形下达成的。如果相关房产存在产权等纠纷,协议就可能无效。再者,买卖双方对市场价格都有很高预期,就很容易出现单方违约的情况。例如,昨天卖出单价1万元的人,今天可能会后悔为什么不卖2万元。第三,受政策影响,许多私下交易到那时候也可能发生纠纷。比如规划建设有先后,不排除有些购房者因为吃亏而想毁约。这种种问题都可能累积成社会风险,阻碍新区规划建设的顺利推进。

因此,针对新区出现的楼市价格乱象,除了加强市场执法,还应从更高层级上出台措施进行遏制。目前,雄县、安新县、容城县都在重拳打击炒房行为。4月1日起,雄县全城的公安人员出动,被派往各售楼处附近维持秩序。公安人员已经叫停了一批炒房行为,并查处了一家五证不全预售房产的开发商。

4月2日,保定市公安局根据国土部门移交线索,破获安新县兴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非法占用农用地案,对该公司实际控制人张某增依法刑事拘留。4月4日上午,容城县住建局展开集中整治,查处了28家中介、7家售楼部。

这些措施都对刹住当地的楼市炒作具有积极作用。然而,在遏制炒房的同时,还需要出台更明晰的政策,才能疏导来自四面八方的疯狂的市场逐利冲动。而这就不是新区所辖地方政府所能解决的问题,需要提高到更高层次才能解决。

目前,河北雄安新区筹委会已经组建了临时领导班子,负责组织领导、统筹协调雄安新区开发建设管理全面工作。那么,一方面要明确筹委会与新区所辖各县以及保定市的行政关系,尽快落实工作分工,做到事权统一,以避免多头管理和政策不一等问题。另一方面,要抓紧制定和出台近期新区的工作事项,将打击楼市炒作纳入重点。

新区规划建设是大事,必须谋定而后动,眼下出现的炒房热,却可看作突发的社会事件,不宜久拖不决,而应抓紧制定应对措施。换言之,如果不遏制住眼下的楼市炒作风气,也难以顺利推进新区的规划建设。

衡水中学浙江开分号 且行且思且探索



本报评论员
高路

未来衡水中学也许能复制它在河北的成功,也许会遭遇水土不服,但浙江教育当有咬定青山的定力。



高考兵工厂,据说一年考上上百名清华北大学生的河北衡水中学在浙江开了所分校。与之前入驻浙江的一些打着素质教育旗号的双语中学、国际化中学不同,以衡水中学、毛坦厂中学为代表的一批高中,外界对它们的印象是:刻板。

从成绩来看,衡水中学无疑是顶尖的,从拼搏精神上看,大概很少有比得过衡水中学的。这样一所中学来到浙江,浙江人民应该感到高兴才是。可是,它的精确到分钟的时间表,准军事化、标准化管理,近乎赤裸裸的应试教育,又让人高兴不起来。它对考试成绩的推崇某种程度上被视为是落后的象征,那些被社会唾弃、抛弃的理念,正是社会一直呼吁要避免的东西。

面对这样一个外来和尚,各方反应可用五味杂陈来形容。地方政府欢迎,这一点很好理解,成绩毕竟代表了口碑与荣耀。而老师多持谨慎的态度,比如杭州有位校长就不无激动地说,“居然把衡水奉为神明,还引进文化,简直就是浙江素质教育的倒退,他们准备搞军事化教育,把教室走廊都装上‘防跳窗’吗?”

相比于教育界的狼来了,学生家长的看法就复杂得多,一方面,家门口多了一个选择的机会,一方面又担心给别的高中施加了过大的压力,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衡水中学的到来给浙江出了道不那么好答的问题。当衡水中学只是一朵外省的奇葩时,我们围观、猎奇,说些不痛不痒的话,可是当它来到我们身边时,就不是遥远的一个神话了,而是现实的存在。一旦它形成如它在

河北一样的地位,将大把大把的重点高校名额揽入自己的怀中时,别的中学又该怎么办?浙江教育是否能扛过这样的冲击?这并不是一个能让人轻松的话题。而更深的担忧还是这种模式本身。应该说衡水中学这些老师、学子身上的拼搏精神,对社会阶层流动的正面意义,都是值得社会肯定的,可如果这样一种模式成为主导,我们孩子稚嫩的肩膀承受得了吗?教育又承受得了吗?

对于衡水中学的到来,最忌讳的是站在不同的利益不同的立场上说话,而忽视了教育本身的追求。抛开那些争议,有几点应该成为社会共识:一是靠抢时间拼身体的高考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它将整个国家拖入精力和时间的消耗之中,也是没有必要的,它对社会创造力的消极作用是不能忽视的。衡水中学的模式哪怕再成功,也不应该是教育追求的方向;二,考上几个清华北大也不应该是所有考核唯一的标准;三,衡水中学的到来如果只是来切分蛋糕的,那对浙江教育而言,并没有多大的意义。如果对于这几点没有清醒的认识,没有清晰的答案,就很容易迷失了方向。

未来衡水中学也许能复制它在河北的成功,也许会遭遇水土不服,但浙江教育当有咬定青山的定力。当衡水成功并进而影响到教育的氛围时,我们是否有预案来应对这样的改变?当衡水中学产生裹挟之力时,我们是否有这样的平衡约束机制?

这考验着浙江教育的根本。显然,衡水的模式是应试教育产生的,要说它有错,错不在衡水身上,而在教育身上,只要这种模式存在,衡水中学就不会失去驱动力,家长、学生

就有原始冲动。光喊也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我们也不能用行政命令的方式来限制衡水中学,只要它依法办学,我们乐于见到越来越多的衡水中学来浙江扎根。更不能把责任都推给学校,指责他们剑走偏锋,再牛的学校也只是在利用规则。

我们所能做的是用改变游戏规则,增加晋升通道的方式对冲影响。这意味着不唯分数论,不唯成绩论,也意味着不能只让一张试卷来决定学生的未来,可是如果不靠一张试卷又靠什么?我们还有什么选拔人才的方式?这些方式是否能经受住公平和效率问题的质疑?这也意味着对教育对中学的考核方式也得变化,能不能不单以高考成绩、不以得了多少个重点大学、清华北大有多少,而以更大的范围、更多的维度来考核教育?

不妨将衡水中学作为浙江教育的试金石,甚至不妨当成搅局者,来倒逼浙江教育的进步。浙江是全国高考改革的试点省份,肩负着为高考改革探路的角色。素质教育,减轻学生的负担,将学生从繁重的考试中解放出来才是我们的目的。这个初衷不应该因为一所中学的到来而产生动摇。



爱上评论
我爱故我评



爱上评论
钱江晚报评论公号